

庸人著

痞爷



中国青年出版社

庸 人著

痞爷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痞爷/庸人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

ISBN 7-5006-4938-X

I. 痞... II. 庸...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5036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54520 发行部电话: (010) 64010813

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2.5 印张 2 插页 290 千字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20.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84039659

写在《痞爷》前面的话

从不认识作家圈里人，从没在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作品，却机缘巧合地接二连三地出了几本书，突然觉得自己是个作家了，与朋友聚会也常常凝神皱眉，故作高深状。以高人自居总会招致好多羞辱，譬如有人问：你是哪个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鄙人默然。师承于谁？鄙人默然。在何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东西？于是本“作家”抱头鼠窜了。

忽一日醉酒，本作家突发奇想。没门没派又怎么了？没门没派我照样吃饭，将来本人自己创一个门派不就完了，过上几十年本作家就是这个门派的祖师爷，没准会有人给我烧香也说不定呢。于是本人借酒撒疯，狂笑不止，朋友们惊悸而逃。回到家，捧着自己的几本书，鄙人冥思苦想，最终一拍大腿，索性就叫“睡了吃文学”。于是轰然睡去，鼾声如雷。

“睡了吃文学”的确是我一直追求的，这无外乎一个“俗”字，市井小民的俗，玩世不恭的俗，吃饱了瞎混的俗。从《天痴》、《地煞》到现在的《痞爷》，无一不是在描写现代城市街道里的青年人为追求比前辈更好的生活而拼命折腾的过程，这过程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所谓洞察了自己也便洞察了别人，本人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对此我很欣然。

人，为了能在今天比昨天过得好一点儿，明天又比今天更舒心、更痛快一点儿，可以说费尽了心机，用尽了脑子。这才是“俗”人们非常认真、甚至能忍辱负重的动机，这就是“俗”人人生。其实东西方的高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而普通人却很难接

受，他们非要把人生加上些东西，而某些酸吧溜漱的文化人，更是更是把人生描写得玄而又玄，光怪陆离。似乎非如此才可以把自己和猫狗之流区分开，其实鄙人认为以一部分“俗”人类的所作所为看，比之猫狗未免是对猫狗的侮辱。说其是在真正的追求什么，也的确是抬高了他们的身价。信不信由你！

“睡了吃文学”就是要真实地描写“俗”人们的生活状态，状态无非是跟读者你差不多的样子，除此之外全是瞎编。

实际上很多小说作者就是这么做的，只是人家要么不愿意承认，要么不屑于承认，要么根本没想。但本人这么想了，也这么说了，接受这一点的，咱们是朋友，有朝一日咱们也推举个掌门人出来。不接受的，那您就再立个门派吧。

庸 人

目 录

第一卷 八爷的故事

一 东街..... 3

东子说洋二的修车铺像狗窝，黑不溜秋，油腻满地，最干净的地方就是洋二的裤衩了，因为他还是个光棍儿。

二 高朋满座 12

“干吗？干吗？我没钱，我就是没钱，有钱的全是大个的。就是抢，我也没胆啊！谁给我壮壮胆？我——我——”

三 补漏灵与西黄丸 20

有个爷们儿抱着膀子，嘎嘎笑起来：“我就从来没见过生炸活人的，您老要是有这个胆儿，将来谁要是打您家的主意，我们哥儿几个就活劈了他。”

第二卷 歪瓜裂枣

第一部分 又回来一个

一 都市繁华 31

如果说北京人都是鸟，那方路就是一只另类
的鸵鸟，它丑陋而高傲，永远飞不起来却总能无意中跑
到一般鸟无法去的地方。

二 晚餐 41

刀脸痛苦地指指自己的肚子：“大的，是大的。大小
一块儿来，前后较劲。”说着他便推门跑了，可后腿刚跨
出门槛便传来一声惨叫，人旋即就不见了。

第二部分 小卖部

一 老妈 54

“也是，在街面上再混几天就熟了，混长了你连街
上的狗都认识。”

二 全是意外 64

最让他哭笑不得的是有一个流着哈喇子的大胖傻
子，在旁边又唱又跳，还不时地搭把手，最后力气活都
让他包了，好像这买卖是他们家的。

三 拜山 72

“拉倒吧！还饼干呢。你们年轻人就知道洋人。这
是中国的文财神，叫比干，纣王他叔叔。”

第三部分 形形色色

一 换毛季节 86

话说回来，蓝薇要真是女作家，自己的便宜可就占
大了。

二 集资风波 95

“还真别说，前两年有个大师说我头上有条通天
纹，本来是没长通的，结果这块疤痕把通天纹连上了。

你说这是不是天意啊？”

三 中美外交…………… 111

也难怪，什么一称“子”便多少带些不凡之气，比如孔子、孟子、老子，非圣即贤嘛！哎哟哟，老鼠居然也称为耗子，想想自己消耗时日却绝不敢称“子”，不如老鼠也就正常了。

四 上帝无情…………… 131

棋手当时就跟八爷急了：“八爷，您这是干吗，成心拿一傻子恶心我是怎么着？得，得，打今儿起嘿，我再走进东街一步，我把这棋子吃喽。”

五 千古文章…………… 143

看来所谓千古文章也并不难写，无非是东拼西凑，南拉北拽几句就行了。

六 书商与处长…………… 155

“嗨！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许处长本来还要继续说下去，却看见方路在瞪着他，也觉得这话不合适，伸了伸脖子生生把后几个字咽了回去，“各有各的难处，啊！”

七 山风…………… 169

肚子里的东西一喷而出，居然一点臭味儿都没有，真舒服！此时方路仰头望天，星空灿烂，皓月如帆，天地间是一种原始的空旷。

第四部分 红火的日子

一 曝光…………… 180

“登错了肯定得改，可我们的名誉呢？您看看，这么大照片！你们得表示表示吧？”不知不觉中，洋二成了主

- 角,好像这事是他干的。
- 二 拆..... 191
- “您多牛哇!”八爷大眼珠子瞪着他,一脸不耐烦,
“您是小母牛打手机,无限的牛逼!”
- 三 车祸..... 205
- 回修车铺时,蚰蚰儿的手只是松了松劲,摩托车便
撞到了墙上,而蚰蚰儿的脸也完成了与砖墙的第一次
亲密接触。
- 四 大队人马..... 220
- 他们面无表情地背着铺盖卷,一拨一拨地从小卖
部门口涌过去,就像二战资料片里被苏军抓获的德国
俘虏。
- 五 骆驼的口水..... 233
- 徐光躲闪不及,那口硕大的骆驼痰正好喷在他脸
上,连眼睛都被糊住了。徐光惨叫一声,转瞬间就跑出
了十几米。
- 六 豆子之死..... 247
- “春来了,风沙的脚步近了,春天是个骑着扫把的
老巫婆,她把干瘪的塑料袋挂得满树都是……”
- 七 假币,假人 261
- 老人哪老人,老人真是什么方面都比青年人厉害!
- 八 爱情的斤两..... 280
- 人这东西就是三截,胸脯往上是饭桶,胸脯到肚子
这截为粪桶,下面那截就是马桶了。

第五部分 出事啦

- 一 后遗症..... 299

在他眼里，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男人与女人，
而女人同样也分两种。

二 大广告..... 311

“其实这主意也是我刚想出来，合适不合适你们自己斟酌斟酌。”方路又顿了一会儿，“依我看叫龙哥吧，而且马上去注册。”

三 都不容易..... 332

自从无意中弄明白阿图的底细后，方路晚上再也不敢起夜了，他准备了个尿盆，为了不至于水漫金山，吃过晚饭后只得尽量不喝水。

四 四比一..... 347

张东突然躺在小沙发上开怀笑起来：“四比一，四个，四，四……”他笑得手足乱颤，浑身哆嗦，样子煞是夸张。最后突然笑没声了，两手也无力地耷拉下来，眼睛直往上翻。

五 干什么好呢..... 366

赶时髦有什么用？人这种东西还是自自然然为好！

六 蓝薇的世界..... 381

方路为武主任点上烟，然后道：“两位主任真是贵人，一顿饭就吃出西南三省来，将来一定官运亨通。”

七 分赃大会..... 389

其实何止狼骚儿，连方路都觉得手心冒汗，脚下没根儿，他恨不得冲过去抱起大提包就跑。

尾声..... 404

第一卷 八爷的故事

一 东 街

东街的生意不好做是出名的，谁来谁死。

那一带没什么像样的公司单位，只有一家专管收钱的门脸儿。在这里挣公家的钱是没门儿的，而私人的钱都带着体温，赚到手比登天也不易。

东街周围是稠密的居民区，住户虽然不少但大多是穷人，那是群买根儿冰棍儿都得算计半天的主儿，他们对东街生意最大的贡献是瞪着两眼等人家关张。买卖关张，商户们总是要把货底儿甩出去的，身子都掉井里了，皮鞋自然保不住，此时往外抛的货往往出奇的便宜，绝对是挥泪大甩卖。可即使如此，老住户们顶多吃完了饭，围着货摊儿转几圈儿，然后三五成群地凑在一块儿道：“就那堆破玩意儿，白给我还嫌占地方呢。”

“我说什么来着？早我就知道那买卖不成，我就不信小鬼还能反了天？告诉他们，这儿是北京！”

“听说这片儿地以前是军营，那是皇上的地！做买卖？镇得住皇气吗？也不看看自己是不是那根葱？”

“我告诉你们，北京的钱都让外地人挣走了。关张了也好，让他们知道知道咱北京人也不是好糊弄的。”

.....

于是人们一哄而散，只剩下商户们哭天喊地。

北京爷们儿天生是胸怀大志、心高气傲的，小打小闹的事从来不往眼睛里夹，实际上最先开始在东街上折腾的全是外地人。先是有群东北人在街面上倒海鲜，不过是从东北和天津进些虾耙子、死螃蟹之类的东西。他们每天早上用三轮车把海鲜运到红桥市场去批发，东街上的摊位纯粹是摆设。结果东北人的生意一直做得半死不活，据说原因是有内奸，伙计不是偷摊儿上的流水就是干到半道儿就跑了。也有人说他们的生意做得太黑，一斤多的甲鱼让他们打完了水就成二斤了，撑得甲鱼连腿都缩不回去，跟谁都瞪眼。反正东北老板一筹莫展，连换了几茬儿伙计、更改了好几回经营项目都不见起色。如此好几个月，虽然没生意可做，但东街附近的野猫忽然多了起来。野猫这东西真是讨厌，白天没完没了地偷吃海鲜，结果撑得翻白眼儿，晚上精力无处发泄便成群结伙在房顶上跑马队似地乱窜，那“嗷嗷”的叫声简直像哪家死了孩子般凄凉。后来不知哪位大爷四处宣告道：“野猫传染起狂犬病来比疯狗都厉害。”这一来东街附近的住户可闹翻了天，大家晚上关门闭户，咬牙切齿，惟恐不留神小孩就让野猫害喽。最后有人把片儿警请了出来，片儿警还没露面东北人便跑了，原来他们是无照经营的。

此后又来了拨儿河南人在街面上批发啤酒，那时燕京啤酒刚走红，别提多紧俏了。河南人是三道贩子，进货的价格挺高，根本就赚不到几个钱。而东街的老住户们接受新鲜事物的速度比其他地区慢半拍，他们认为燕京啤酒不是正根儿，北京人应该喝五星的，喝北京白牌儿，所以来换啤酒的当地人并不多。最让这些河南人泄气的是，啤酒没卖出去多少却做了回冤大头，他们整个成排子房一带那帮地痞的酒庄管理员了。这群鸟人既无赖又蛮横，每天都跑到啤酒批发部附近转悠，开始是一瓶两瓶地往出顺，后来嫌费事干脆就成箱成箱地往家抬了。好在这群痞子为人

还算仗义，啤酒喝完了，瓶子肯定物归原主，瓶子里的液体则大多换成了尿。有人说在北京的河南人骗子居多，实际上他们刚来京城的时候实在没少吃亏，很难说后来的奸猾不是跟北京人学的。最后河南人也跑了，而东街是死地的名声也就此传开了。

北京的街道大多是有些历史渊源的，甚至一石一木都有些讲究。而东街却是个例外，它只有几十年的光景。

东街的西侧是一大片建国初期修建的排子房，排子房的规模相当大，纵横几公里，曲折的小巷密如蜘蛛网，其蜿蜒的程度简直比南方水乡古旧的河道还要让人吃惊。排子房的范围内到处都是垃圾，初来者分不出厕所与住户，只能凭鼻子区分。由于这些年的私搭乱建，有些胡同窄得一个人推自行车过去都必须得侧着身体。如果从高空望下去，排子房就如一片胡乱摆放的青灰色鸟窝，盘根错节，根本看不出街道的走向。老人们都说这片排子房的风水不好，自从建成居民区后就没出过几只好鸟。

当年东街是排子房与农田的分界线，实际上就是条小土路，下雨时满街泥，不下雨便灰尘蔽日。改革开放后政府征用了土路东侧的农田，不久那里就建起了几十栋六层的住宅楼，土路也铺上了柏油。说来可笑，排子房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如果不看门牌号连老住户们都会走错了家门。而东边那片红色的砖楼也修成了一个模样，方方正正如一群矗立着的大火柴盒。于是排子房的人便管楼群叫鸽子窝。鸽子比小鸟大些，鸽子窝自然也比鸟窝大些，但大也罢小也罢，大家都把自己当成了飞禽。飞禽总比走兽强些吧？其实心高气傲的北京人自认为都是天上飞的，是飞的就行，管它是老家贼（麻雀）还是鸽子呢。

自打有东街那天起，街面上就一直挺冷清，成群的家雀儿甚至在路边杨树上做了不少窝，走在街上最担心的是鸟屎淋漓，瞅不冷子背上就会突然一湿，您可千万别摸，要不摸了一手青白分

在琢磨什么。

“发廊？在哪儿？”

“对过儿。”狼骚儿指着马路边的一片空地，“在那儿起两间房，装修得好点儿，雇几个人，听说挺挣钱的。”

“你呀找个地方洗洗肠子去，我才不信呢。就您？您连给猪翘毛都不会，还开发廊呢！告诉你，一个大工一个月好几千哪，你给得起吗？排子房的人都在地摊上剃头，你他妈会不知道？”洋二朝地上狠狠啐了一口。

狼骚儿被骂得直翻白眼，他使劲晃了晃脑袋：“东边还一片楼呢，生意能指着排子房吗？再说我就不会雇一般的人哪，哪有老板自己给人家剃头的。这开发廊有学问，剃头都是次要的，得靠小姐手上的功夫，得会手艺：按摩，舒筋活血。”说着狼骚儿伸出胳膊，张牙舞爪地瞎比画起来。

洋二闭眼想了想，突然拍了下脑门：“我操！那是偏门，你又快了你。”

“咱有人。”狼骚儿大指单挑，嘴一下子斜到了耳边。

“有屁！”洋二竟一下从凳子上跳了起来，他似笑非笑地看着狼骚儿，“你他妈有人？我不知道谁还不知道你？你小时候就知道尿炕。”

狼骚儿难堪地拍了拍脑袋：“咱，咱是有人，除了东子还有你呀，谁不知道你是二爷呀，咱这一片谁敢不给你面儿？办事处的小周你知道吧，昨儿晚上我们还一起喝酒呢，都是朋友！全谈妥了，哥们儿现在得扎点儿钱来，给利息都行。”

“我没钱。”洋二沮丧地敲着已经废掉的那条腿，眼里竟然闪现出了泪花。当年这腿被打成了三截，痊愈后明显地短了不少，以致走起路来特别扭。“我没钱，你找东子吧，那孙子钱都淤了。”

狼骚儿终于夹着大尾巴跑了。洋二吧嗒着小眼，双手抱着脚

“好，那我先坐坐。”说着洋二就一屁股坐了上去。其实也难怪洋二好奇，他这辈子也没进过正经办公室，电脑椅更是头一次看见。这种椅子的靠背是可以弯曲的，可他坐得太使劲，身子玩儿命向后靠，结果一下子就仰了过去。洋二是后脑勺先着地的，“咚”的一声巨响，满街的人都往天上看，大家还以为飞机掉下来了呢。

洋二的修车铺是去年开的，虽然不是很景气但终归是当地人的买卖，好歹也撑了下来。可那些做生意的外地人却走了一茬又一茬，街面上冷清依旧，眼看家雀儿又快回来了。

有一天，洋二正坐在黑洞洞的修车铺里抠脚，突见狼骚儿鬼头鬼脑地钻进来。狼骚儿以前吸毒，为弄毒资到处诈骗被政府判了三年，出来后毒瘾是戒了，人却更没出息了。他跑到洋二家跪在地上求了好几天，洋二才看在发小的份儿上饶过了他。可他依然认为狼骚儿是哥儿几个里的破被子，没里儿没面儿，几年来从不敢和他共事。但狼骚儿也有优点，他是洋二哥儿几个里最爱干净的，无论走到哪儿都西服革履、小头锃亮。洋二私下里挖苦他道：“瞧您那个德行，一天到晚弄得跟元宵似的，真烦！”

“东子最近怎么样？前几天我在街上看见他了，戴一墨镜，倍儿牛！”狼骚儿一进门，脑袋就开始上下左右地转悠。他从小就有东张西望的毛病，三十年来总是改不了。

“拉倒吧你，东子才不稀罕搭理你呢！我保证人家在车里没看见你。”洋二把手里的脚皮向狼骚儿脸上拽去，“人家东子现在是大老板，写字楼租了整整一层，你呢？现在还漂着，早晚还得进去。”

狼骚儿不好意思地笑笑。他看了看洋二用废轮胎做成的沙发，挤了好几下眉毛才勉强坐下。“我这不是想招儿呢嘛！你说我开个发廊怎么样？”说着狼骚儿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街面，似乎